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雅觀樓

第十四回 雅觀樓發毒延高士 王二保拐物歸故夫

話講雅觀樓，自辦尤家事畢，又近歲暮。賴氏將帳目用度，約計三年中，自起房至捐官，一切已用過六七萬金。目下尚有五萬金家財，遂向雅觀樓說：「自你老子死後，三年我約算已用去六七萬金，此刻止存銀五萬金有零。若如此用法，再三年惟有大房一所而已。明年須要整頓過日子，不可如此亂動妄為。你又少了尤哥哥一個幫手，諸事都要謹慎。」雅觀樓說：「不但尤哥哥，舉如刀又為甚麼官事拖累，十月裡被上司差人拿了，解到蘇州，聞說收了禁。平日聽見畢、尤等人談閒話，說某人在鹽務中掛窩子，一尋幾萬，某人虧折幾萬。今日偶然想著，娘不用愁，明年我去掛窩子，或者尋幾萬銀子。我聽得人說，掛窩子尋盈千累萬，精窮人暫時富翁。現在管嘉卿他已代著做鹽務生意，我們明年辦千把兩銀子試試何如。」賴氏說：「這交易同賭錢一般，有輸有贏，我看見有人發財，有人衝家，此事辦不得，不若明年還等我出去放債。鹽務中人最吃得苦，這幾萬銀子本錢，不愁不尋幾萬銀子起來。」雅觀樓說：「母親明年放鹽務人債，我只預備千把銀子，叫管嘉卿代我掛筆窩子，試試何如。」賴氏點頭說：「把新年過了，大家要出去辦事。」年下瑣事易過，雅觀樓想掛窩發財，商之管嘉卿，正入他彀中，說得花團錦簇一般。雅觀樓兌出一千兩銀子，下場不到三五天，竟尋有五千兩銀子，舉家大喜，司徒廟演戲酬神。雅觀樓初做生意即尋有五金，更覺驕傲淫佚。也是樂極悲生，不知下部怎麼起了個魚口，疼得鑽肌入骨，茶飯不沾。賴氏唬煞，四處尋名醫調治，加之外科再用言語恐嚇，賴氏跪在醫士前，求他救命，悉聽多少銀子包醫，總不吝惜。此事有費人才說合，五百兩銀子包醫。當兌一百兩合藥，完日後，要一百天不近男女二色，犯者性命不保。賴氏叮囑兒子，切不可有犯。雅觀樓疼得難當，說我若逃出條命來，從此諸事都戒。賴氏說：「好乖乖，你已諸事見過世面，那件事你沒有玩過，不過如此而已。我代你各處許下多少願來，好了代你唱戲謝菩薩。」雅觀樓說：「我今上了藥，覺疼得輕些，我到花園套房，住家中頗為不靜。」賴氏不能拗他，只得讓他在花園養病，貼身惟玉郎、桂郎二人服侍。外科一天看兩回，指望收功，好得找項。無如兩個怪物在他左右，不無有了餘事，一時瘡口迸裂，疼昏過去。賴氏唬得渾身發抖，即請外科來看。外科說：「我與費公說過，百日內不犯色慾。女色猶可，況係男色。非我誤事，不能醫好，速將藥本找項見賜，所辦藥料，即刻送到尊府，聽府上斟酌。」此刻賴氏惟有磕頭，求他想法。他故意沉吟說：「目下非人參八寶不可，若無人參，此人不過今夜。還是府上辦參？委我代辦？」賴氏說：「都托太爺。」如此，先兌出一千兩銀子，送到我家，我即刻帶藥來，遲則難保。」賴氏即著人，挑一石銀子，送到外科家中。不多時，送了藥來。果然藥效通神，登時便轉。賴氏此刻無法，只得晝夜在他榻旁坐臥。外科又托費人才，要另加藥本五百金。賴氏此時，已亂了，只求人好，情願把尋的銀子用了，也不吝惜，一說便允。從此就在套房，服侍兒子，苦了那些玩友結拜等人，不過到門問候而已。

費人才亦無事辦，費自幼搭上個雅觀樓十餘年來，吃用都是他的，身邊有兩千兩銀子，這銀懼二保收藏。二保見有了此數，卻暗自起了要去之念，叫小廝將做媒王媽叫來，只說要買珠翠花換首飾，把他喚進房中，叫約他男的某日來是。費人才出去，有事一天不歸，將王二裝作王媽兒子，同王媽來商議大事。如期，王二同王媽到了，費大娘並不疑惑。平時賣花走慣的，只說二保到客位買花，那曉他夫妻相會，到商議定了，如此這般行事。雅觀樓養病花園，費人才除出去過宿，回家都早。一日傍晚歸來，二保催他吃酒，早吃晚飯睡覺。說身子不爽快，將酒叫費人才吃。費有半醉，與二保上牀，不無有例。辦事件做過，乘費人才睡熟，二保起來打了一個大大包袱，均是細軟物件。現物已做三四回預出脫了。起來開後門，費大娘問，二保說：「日間開門，恐怕拴鎖不牢。」他出了後門，即有一乘轎子現成，將自己包袱放在轎內，即刻抬去，不知所到何方。且緩講他下落，這辦法都前日客位內說定。

費人才天明酒醒，見二保不在牀，只說他起得早，也不在意，仍然睡著。及費大娘起來，見後門未拴，叫二保。費人才起來，不見了二保。回頭進房，見箱籠二千金不見，細軟皆無。費人才知道拐逃，母子二人氣得發抖。有個小廝，卻在前面客位廂房住，那裡得知，真是摸頭不著。平時並無外人來往，後來想起，止有賣花王媽媽，時常來賣花，十幾日前他有兒子跟了來，在前客位賣花，不多刻就去了。問家中小廝，跟王媽來的人甚麼樣子？那天小廝又不在家。費大娘亦未出來，但見二保拿了兩對花進內，一直到今日。費人才一想王媽，從不帶兒子出門，他兒子是在外頭學活兒，那裡肯跟媽媽到人家賣花，一定是老虔婆，把王二帶來，將二保拐去。如今人是離了本城，問王媽是白話，他將人拐去，自然仍乾舊業。幾處娘子窟裡，我都要找著，他同王二不得過門。費大娘勸說：「這樣人到底野性，相宜由他去罷，不必張揚。拐去東西作少欠他的，他已跟你幾年，只當在他家花消了的罷。掙兩年，娶個經紀人家女兒，是個正理。」費人才不信，把房內不甚值錢物件，變換了二十兩銀子，思量到南京。他聽得一娘在南京河房生意，猜量他們是熟人，必要投他。這一番上路尋妻，有分教：

桃花已逐隨流水，苦煞狂蜂浪蝶爭。

畢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